



向乾隆皇帝學習

賴惠敏*



我大學讀淡江歷史系，大二的時候陳子槐老師要我們寫讀書心得，那年也修姚秀彥老師的「先秦史」，便不知天高地厚，拿起《資治通鑑》開始做筆記。後姚老師還開「秦漢史」，下課我到圖書館看期刊論文，不懂的就問老師。姚老師看我還算認真，有時邀我去會文館一起吃午餐繼續討論，老師的恩情永誌難忘。大三修張元老師的「宋史」，有一回他講王安石變法失敗，我提問：司馬光修《資治通鑑》為什麼沒看到當時的社會問題？忘了老師怎麼回答，不過覺得歷史好像也沒什麼蓋棺論定，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立場的解釋。大四修陳捷先老師和莊吉發老師的「清史」，老師們的口才太好了，讓我覺得清史很有趣。

讀臺大歷史所仍選修陳老師的「清史文獻學」，和張淑雅兩人到故宮抄宮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

中檔硃批奏摺，寫讀書報告。我想做清史的碩士論文，陳老師說我不懂滿文，所以不指導。幸虧劉翠溶老師和徐泓老師願意指導，改做明代財政史。兩位老師都開「閱讀指導」課程，指定閱讀書籍，每禮拜向老師們報告。老師們無私的付出，讓我知道有能力時應盡己所能的幫助別人。

到研究院上班後，史語所藏的內閣大庫檔案和近史所圖書館買了很多大陸的檔案，夠我做好幾輩子。看了檔案後終於知道陳捷先不收我當學生是有道理，因清朝公文書有太多檔案是滿文寫的，不懂滿文清史也做不好！清朝公文書還有蒙文、藏文、俄文。十九世紀一位偉大的俄國學者阿·馬·波茲德涅耶夫，他在 1876 年參加俄國地理學家與科學家到亞洲內陸考察，後來在蒙古居住三年學習蒙語。1892 年他任職聖彼得堡大學，再度到喀爾喀蒙古考察。波茲德涅耶夫研究蒙古的民族、法律、宗教、經濟、商貿路線等，他帶著堅硬的麵包，嗑得牙都壞了。但他的學術熱誠很令人敬佩，每見一塊碑文就抄錄下來，即便三天時間也在所不惜。後來出版兩鉅冊《蒙古及蒙古人》的書，記錄他到過華北重要城市：北京、張家口、歸化、多倫諾爾、庫倫、烏里雅蘇臺、科布多等，到現在都還是研究清代蒙古最重要的參考書籍。所以研究清史還是得在語言下功夫，勸年輕的朋友有空到故宮和林士鉉教授學習滿文。

我比較勤快學電腦，1982 年開始用大型電腦，學了 SPSS 統計軟體，個人電腦的各種軟體如：PE II、dBase、Lotus123、Q Pro 等，對年輕人來說這些都是太古老了。我把檔案建立成資料庫，若文字多的放在 Access，便於搜尋。數字多像皇帝的帳簿，放在 Excel 按年月日排列收支，便於統計。但有時候資料放在哪裡也記不起來，史語所劉錚雲教授請大鐸公司慷慨的提供網路搜尋空間，將一些資料放網路上，讓對清宮有興趣的學者易於查詢。1993 年起我暑假都去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看檔案，大熱天門窗緊閉，常走出檔案館眼前烏黑，就中暑了。後來參與檔案蒐集計畫，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購買檔案。至今，中研院、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單位收藏一檔館的檔案超過百萬件。典藏的各圖書館努力數位化，方便學者查詢。

我覺得清朝檔案超過一千萬件，大家協力合作研究才有成果。從前，雍正皇帝每天看奏摺，每件奏摺上寫了密密麻麻的硃批，即位才十三年就過勞死。而乾隆皇帝也看許多奏摺，但硃批卻很簡單的「知道了」或「該部核擬具奏」，集思臣工的智慧，共同研擬最佳的統治策略。乾隆皇帝的時代有許多傳



教士在宮廷幫他畫像，有時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士大夫模樣；有時乾隆皇帝著佛裝像，結跏趺坐，手結說法印。上方為釋迦牟尼佛、不動尊、根本上師宗喀巴等，表示乾隆皇帝為藏傳佛教世系傳承中的轉輪王，他集政教大權於一身，又是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。現今故宮博物院藏《究竟定：清宮藏密瑜伽修行寶典》是一本瑜伽體位法的書，說明皇帝還喜歡做瑜伽。

從小讀歷史課常說清朝貪汙腐敗、苛捐雜稅，故有國父的辛亥革命。但我長期閱讀檔案發現清朝建立橫跨中、東亞的帝國，有它的統治機制。譬如乾隆皇帝利用宗教和貿易來維繫與邊疆地區的關係，穩定地統治新疆、蒙古、西藏地區。皇帝任命這些邊疆大吏多數我們都不熟悉，2007年我去新疆伊犁開會，提報論文「伊犁將軍松筠與邊疆司法」。這幾年我研究庫倫，松筠也當過庫倫辦事大臣，曾和俄羅斯簽訂協議。後來松筠陸續擔任駐藏大臣、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、署烏里雅蘇臺將軍、兩廣總督、兩江總督等等。到目前為止，認識松筠的人恐怕還很少。像松筠這樣的滿人或蒙人相當多，是研究清代邊疆史最佳素材。近幾年大陸出版重要檔案，如《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》283冊、《清宮內務府奏銷檔》300冊等新的檔案，若有系統的閱讀和寫作，應對清代歷史有更多的新發現。

寫博士論文時壓力大，學習瑜伽、靜坐。閱讀雪莉·雪莉·阿南達慕提先生(Shrii Shrii Ananda Murtii)的經典，並透過早晚的靜坐鍛鍊直覺。譬如寫文章沒什麼頭緒，在靜坐中就會自動連結，找到一條理路來。讀書沒有壓力，日日充滿喜悅。不過，在物質生活上倒像顏回一樣，每天吃素和規律斷食。孔子說：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用瑜伽來理解顏回的言行，就是心靈層次從粗鈍的脈輪提升到精細的脈輪，不執著外在物質，自然快樂！為了讓自己規律運動，每週有兩個晚上到附近的社區活動中心義務教瑜伽，到現在二十幾年了。很感謝陪同運動的朋友，讓我能保持良好體力寫作。一個人若能做到身心靈的整合，在學術研究上自能無後顧之憂，且能收事半功倍之果。